



还原罗素长沙讲演对布尔什维克的真意论述

■李健美 江丽萍

1920年10月湖南省教育会组织中外名人学术讲演会,罗素应邀来湘作了题为《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的讲演,主要是介绍当时流行的布尔什维克情形,而非反对共产主义和诬蔑布尔什维克,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讲演过程中出现一些误译误记的问题,引起湖南听者和阅者的争论,更见讲演的影响程度。

[关键词]罗素;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1)06-0145-04

李健美(1974—),女,湘潭大学哲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江丽萍(1979—),女,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湖南湘潭 411105)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研究”(项目编号:06A045)的阶段成果之一。

1920年10月,罗素应湖南省教育会邀请在名人学术讲演大会上讲演,罗素来湘及其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在湖南和文化教育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罗素讲演,学术界大多带着批判的眼光,甚至认为是污蔑布尔什维克,反对共产主义,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揆诸史实,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湖南邀请罗素来湘讲演

1920年10月正值湖南省教育会改选,各县教育会、劝学所等办学人员汇集长沙,教育会委员陈夙荒、孔竞存等提议趁此时机,邀请中外名人来会,开一讲演大会。当时杜威尚在北京,罗素将到上海,于是函商于北京之熊知白和上海之李石岑,均获赞成;同时向省署提出申请并获准。^[1]

关于邀请罗素来湘讲学的具体事宜,省教育会委托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兼中国公学教授的湘人李石岑负责接洽。在罗素抵达上海后,李石岑就与邀请罗素来华讲学的中国公学等团体和个人进行接洽,设法聘请罗素来湘讲演。他在致熊知白函中说到邀请的经过:先与张

东荪商量并得其赞成,又得陈独秀的特别允许,一起与聘请罗素来华的中国公学及其主事者刘南陔商量,所得结果是:罗素到沪后,在各处作一市民讲演后,再邀到湘。^[2]这样,经过多方努力,在各省各学术团体邀请罗素的争夺战中,湖南获得了优势。李石岑在13日向省教育会报告罗素“行将往长沙讲学”的消息,随后,代表教育会向罗素发出欢迎函。在确定罗素应允来湘后,省教育会专门派遣教育委员孔竞存前往上海欢迎,同时指定赵运文接洽罗素到湘后一切事项。

10月18日《申报》报道了罗素将于20日赴湘讲学的消息,同时说及杜威亦决定于21日由京起程赴湘。^[3]21日,罗素一行启程赴湘,同行者勃拉克、赵元任、傅铜、张东荪、陶行知、杨端六、李石岑等人,26日抵达长沙,湖南方面给以高规格的欢迎,其中有省教育会的陈夙荒、朱剑凡等人,还有各校代表六七十余人,以及北大同学欢迎团十余人。

罗素是应邀来中国讲述哲学课程的,负责与他接洽的李石岑向教育会提出请他讲社会哲学,一是因为罗素

“在方今世界实居首要位置”，二是罗素的哲学基于高深数理，如果演讲数学哲学，不仅湖南甚至全国能了解者亦甚寥寥。据此，教育会拟请罗素讲政治哲学与社会经济，初定讲演六次，听讲者以教职员、教育会会员、各县代表及政界为主体。^[4]10月25日《大公报》正式公布了本次讲演会的讲演场次为八场。^[5]但是，罗素到湘后，因为海程困顿，又沿途各处演讲，精神疲倦，故在湘不能久留，也谢绝省长的盛情挽留，于是原定程序变更，改为26日讲演二次，27日接演二次。^[6]

二、罗素讲演的主要内容

26日下午，罗素开始讲演，谭延闿亲自主持并作专门介绍。教育会陈夙荒致欢迎词，指出此次欢迎世界大哲学家杜威罗素两先生来湘演讲，“实为吾湘莫大之荣幸”。

罗素在讲演的开场白中就声明：“我现在只讲欧洲的情形，你们知道欧洲的大概情形了，你们可看那种情形适用于中国，然后可以去运用。”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最要紧的最有趣的东西是布尔什维克，所以他向中国人介绍布尔什维克情形，首先指出：“布尔扎维克是应世界的潮流而生的，无论赞成者和反对者持怎样的态度，但这主义在近日已实现出来了。布党的意思以为世界可采用这主义赞成一最好的世界，他们有一新希望，使世界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标点。”接着，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利益：（1）可以使社会上经济的分配很平均。社会上决不致像现在一样，贫富的程度相隔太远。（2）财富归国家所有，分配全体人民，使国家得着财产权，以平民执政权，谋经济上的调和。（3）免除战争。布尔什维克想把世界变成共产主义的世界，没有战争发生。（4）铲除重商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贫富更相悬殊，贫富的矛盾更加显明了。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到末路的情况下，“布尔扎维克正好发展世界”，但布尔什维克不能救济资本主义。他又指出：“布党极遵守马克思的学理。俄国在帝国的时候，人民极受压制，所以他们现在很欢迎这种学说。”与欧洲各国赞成德谟克拉西相反，布尔什维克实行平民专制，其弊端在于人民常受压制，难恢复自由；手段太激烈，会发生战争。“我虽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我虽信他是文化的进步，我想我必用循序渐进的方法来实行这主义，必用别的方法开导人民，不必用强硬手段压迫他们。”他明确表示，并不十分赞成布尔什维克。

26日晚上罗素继续讲演，主要介绍他在俄国的游历见闻，包括同列宁、托洛茨基、高尔基等领袖人物的谈话，以及与俄国乡村农民的交谈。他游俄得出的结论是：

“俄国情形最丧气的，就是俄人大半反对政府”，不赞成布尔什维克。

27日上午第三场讲演，主要介绍关于俄国工业失败的情形和原因。他说：要研究俄国工业失败的原因，“最要紧的一樁事就是中国须知俄国的情形”。“俄国未革命以前，各种机械多由外国输入，正像中国一样的情形。”他提到要注意布党的“煽动手段”。他们在阿富汗、印度、波斯等处“用种种方法来煽动，我要警告诸君，布党对于东方受压制的国家说，我帮助你们伸张自由权，但实际上我恐怕他们是想假这种美名，为伸张布党自己的势力起见。”

27日下午第四次讲演，主要分析布尔什维克失败原因和共产主义将来成功的希望。罗素指出：“共产主义宜于工业国，不适于农业国。布党想达到他们的目的，非振兴实业，像美国那样有大农业组织，有大工业发展不可。”“我觉得共产主义在五十年内没有实现的希望，如想成功，必须美国变为共产主义，或美国不反对共产主义。但在美国暂时看来，恐怕是很难做到的。”讲演的结束语为：“中国的工业还是幼稚时代，恐怕多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坏处。在工业制度之下，须减少工作时间，照共产主义做下去，工作时间，每日将不过四小时，其余的时间，可使他们去求工作以外的幸福。在共[工]业没发达的国家内，只有实行科学的共产主义，才能使人民享受幸福。俄国没有实行科学的共产主义，所以归于失败。”^[7]

上海《民国日报》这样摘要介绍罗素讲演：布尔什维克是资本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形势下，顺应世界的潮流而产生的，它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平等、消除战争，铲除商业主义，人人自食其力，等等；同时也指出，马克思本来是指望在工业发达的国家爆发社会革命，布尔什维克却在工业落后的国家领导了社会主义革命，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弊病是对外招致世界各国的反对，对内采取强力手段压制人民。因而，实现共产主义最好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8]

揆诸《大公报》所刊讲演记录和《民国日报》的介绍，罗素讲演并非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但他指出劳农专政存在许多弊端，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学说，但没有实行“科学的共产主义”，只有工业发达的美国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同时，罗素反复警醒中国，要以俄为鉴，不要为布尔什维克所煽惑，中国现在情形与俄国相似，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了，所以中国也不能实现共产主义。对此，杨端六在讲演中也谈到：“罗素所以反对布

尔失委克,就是为他不自由,布党的目的是共产主义,是罗素所赞成的,以共产为目的,而要以专制为手段,一往难收,将使自由丧尽,是罗素所不赞成的。罗素谓人类的理想社会是自由的充分发展个性。布党用强力灌输其主义于青年,不管他任受与否而一味强注,此与宗教之只要人信其宗教不许人质问理由者同,故罗素谓布尔失委克有宗教的性质。”^[9]因此,说罗素在长沙的讲演反对共产主义,诬蔑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显然有违事实。罗素开宗明义地说,介绍欧洲的大概情形,实际上是欧洲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以便中国人去选择运用,所以他的讲演是湘人最为欢迎的。“因为湘人几年来底痛苦,完全是恶政府所赐与,受资产阶级的毒,亦属不少,现在他们高唱‘孟禄主义’‘湖南革命政府’‘联邦自制’。这种腔调,还是‘不得已而言其次’底办法。布尔塞维克主义,含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底质料,经过大劫底人,一入脑筋,自然滋味适口,盘旋不去。”^[10]足见他的讲演是很受欢迎的。

三、罗素讲演的翻译和记录

关于罗素翻译人选,李石岑先是向教育会提出邀请与罗素相识且在其来华后一直陪侍左右的傅铜,但是傅氏不能任讲演译事,于是又提出请10月13日在上海各界欢迎罗素联合会上任翻译的赵元任,但觉其翻译不甚圆满,又极力邀请杨端六一同赴湘,担任罗素讲演社会哲学方面译事。^[4]不过,杨端六学问虽佳,但是语言稍为欠火,所以李石岑给省教育会的信说到:“罗素讲演,翻译最难觅人,以罗素哲学非精通高等数学者不能了解,上海方面为此事颇感困苦。”他已向罗素及有关方面声明,罗素在湘讲演定一周;若要罗素久留,非到彼时再觅译员不可。^[11]最后上述三人都任译事,临时在长沙还请了留英归国、时在长沙艺芳女校的曾约农担任翻译,据说以曾约农所译为最好。

关于讲演记录,李石岑连续致函教育会,要求特别向各报馆声明:“凡罗素演稿非经审查订正者,不得发表。以罗素在湖南讲演为第一次,全国瞩目。各报一经发表,上海北京各报必转载,所关至大,不可不慎。”^[4]长沙《大公报》也考虑到此次名人讲演关系学术改进,文化宣传甚巨,本着“记载翔实,刊布迅速”的要求,特地邀请了北京大学哲学士李济民专记杜威和罗素的演辞,并且在26日《大公报》公布特约讲演记录名单。^[12]

《大公报》从10月31日起连续刊登由李济民、杨文冕记录的罗素讲演词,这是介绍罗素讲演的最有影响最

直接的记录,但与罗素讲演的实际内容有明显出入。罗素是向中国人介绍他们当时并不了解而外界流行的布尔什维克,在演讲开始,“罗素曾声明布尔塞维克不是过激主义,世界本无所谓过激主义,过激主义底名词完全为日人捏造底谥号。”^[13]李、杨的记录稿首先解释了“布什扎维克”一词:“布什扎维克英文为Bolshevick,日本小鬼把他译作过激主义,这是很不对的。因为过激两个字是日本鬼批评的眼光,不是这主义的精神,也不是这主义的宗旨,所以我简直说过激两个字是武断罢了。要把这主义的意思在字面上表现出来,决不是几个字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只好把他的音译出来,译成‘布什塞维克’五个字。这主义在俄国很占势力,但世界各国除俄以外,差不多都极端的反对,中国政府也染了世界的潮流,随声附和的反对起来了。”^[14]显然,无论是讲演者,还是记录者,都是想让听者和读者真切了解和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

罗素在介绍俄国人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时,谈到布尔什维克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他说:“俄人并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有一共产主义的新希望,共产主义就是布尔扎维克,不过名字不同罢了。”但是,翻译却说成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是两件东西。记录则以为这样翻译“错误的程度到了百分以上了”,因此“警告读者和听者,不要信了他的。”翻译与记录关于共产主义与布尔什维克是否同一主义的表述上存在矛盾,不知道是翻译误解罗素的意思还是记录没有直记翻译的内容。不少听者打电话或写信给《大公报》,要求报馆速即更正;许多人直说是记录员记错了。当日旁听讲演的记者张平子在《大公报》著文澄清这两种议论的由来,认为“译的记的都想要对于这两种东西研究得好好的”。他说:罗素所讲的那句话明明是谓“布尔扎维克是俄国的共产主义”,翻译者传述说“布尔扎维克和共产主义是两件东西”。笔者又把翻译员的话掉转来,谓“共产主义即是布尔扎维克”。^[15]为此,记录稿以“附记”形式列出罗素的底稿如下:“1. Bolshevism is simply a Russian form of Communism. 2. The Bolsheviks would teach all school children Communism. 第一句的意义:布尔扎维克就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第二句:布党必以共产主义教学儿童。照第一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是极显明的了;照第二句看来,布尔扎维克如果和共产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主义,那末,布党怎么把共产主义教学童咧?岂不是自相矛盾么?所以我说布尔扎维克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是不错

的。”^[14]由此看来,这段翻译出现了译误。

翻译时有意不将罗素讲演内容译出的,也不乏其例。据李济民、杨文冕的记录,当罗素讲“如果你想懂得布尔扎维的[克]是什么东西,你必须把他当作宗教看待。不要把他做政治看待;譬如回教徒之尊重回教一样,然后才能明瞭他的内容。”翻译员竟将其末尾两句抹杀了,听讲者没有听出来。

对此,时任记录的凤蔚也说:湘人最欢迎罗素讲演,“但是湘当局深恐湘人传染过激主义……颇有遏止意思,于是任翻译底赵元任杨端六曾约农诸君,译罗素讲义,其中真意未能完全照译。”^[13]更据另一记录者宫廷璋说,谭延闿邀请罗素、杜威等人来湘讲演,是急欲利用名流的招牌来劝导抑制湖南当时的社会动乱情形。“罗素本以数理哲学著名,但他著有《社会改造原理》与《政治理想》,也曾去过苏联,所以他的讲题是《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这正是青年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局授意要他讲的问题。”罗素在讲演结束时说俄国实行共产主义失败了,中国工业幼稚同样不可能实行共产主义,“这些话对当时青年来说,都是泼冷水”,这些话“也可以说是迎合当局说的”。^{[16](P130)}而据杨端六解释,罗素不热心讲演的原因有二:“一,听众只有此数,效难普被;二、翻译及记录常错,遗误于人,所以彼以为演讲不如著书。”^[9]就长沙讲演而言,罗素确有先见之明。

四、结语

听者的热切心情给予罗素讲演太多的期待,当局与主人的热情和授意使罗素讲演留下不小的遗憾。但是,这场讲演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前述听讲者对于罗素讲演的热烈讨论和在报刊上公开辩论,就是证明。毛泽东听了罗素讲演,多次与新民学会会友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随后给留法会友介绍罗素主张,同时给予“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评语。学术界对此研究颇多,此不赘述。

更重要的是,其他报刊纷纷转载,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湘江少年在《晨报》上就中西名哲讲演如是评论:“其间名论,如罗素先生的《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议论精透,独具见解,在中国讲演,此为首次,颇有介绍给国人之必要。”^[17]北京《晨报》评论说:罗素“先生行程仓卒,于万众欢呼声中,演此精义。先生以英国自由主义的眼光批评俄国布尔失委克,而归结于共产主义必应促使实现,见解颇与时流异趣。”^[18]

确实,罗素的长沙讲演,让地处内陆的湖南了解了布尔什维克在苏俄和世界的大致情形,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有识之士对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的研究,从而倾向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 [1] 英美两大哲学家定期来湘详志[N]. (长沙)大公报, 1920-10-15(6).
- [2] 关于杜罗两哲学家来湘之要函[N]. (长沙)大公报, 1920-10-15(6).
- [3] 罗素氏定期赴湘[N]. 申报, 1920-10-18(10).
- [4] 关于罗素来湘之商榷[N]. (长沙)大公报, 1920-10-20(6).
- [5] 讲演会筹备要闻[N]. (长沙)大公报, 1920-10-25(6).
- [6] 长沙欢迎中西学者[N]. (上海)民国日报, 1920-11-02(6).
- [7] 罗素·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N]. (长沙)大公报, 1920-10-31, 11-02.
- [8] 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N]. (上海)民国日报, 1920-11-03(6).
- [9] 杨端六·和罗素先生的谈话[N]. (长沙)大公报, 1920-11-04(9).
- [10] 教育会欢宴各讲演名人[N]. (长沙)大公报, 1920-10-28(6).
- [11] 罗素博士准期来湘[N]. (长沙)大公报, 1920-10-19(6).
- [12] 本报特别启事[N]. (长沙)大公报, 1920-10-26(2).
- [13] 凤蔚·长沙特约通信[N]. (上海)民国日报, 1920-11-14(3).
- [14] 长沙《大公报》1920年10月31日,第9版。
- [15] 平子·答颜长毓君[N]. (长沙)大公报, 1920-11-24(9).
- [16] 宫廷璋·罗素、杜威与江亢虎在湘演讲的反响[A]. 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C].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17] 湘江少年·长沙之中西名哲大讲演《布尔失委克与世界政治》[N]. 晨报, 1920-11-02, 03(6).
- [18] 湘江少年·罗素在长沙讲演[N]. 晨报, 1920-11-01(3).

【责任编辑:俞 晖】